



诗歌中藏历史，悠扬《敕勒歌》

■王阔海

2018年的春天，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栏目的舞台上出现了一老一小、一男一女两个歌手同唱一首歌。小女孩叫邵瑞娅，天籁般的童声，为苍凉、悠远的腾格尔演唱拉开了白云朵朵的幕布。

这首歌，就是北朝民歌《敕勒歌》，无论是在它最初的发源地还是后来的流传地，它都是地地道道的黄河流域的特产。

《敕勒歌》最早发源于敕勒川，是敕勒人唱的歌。

那敕勒人是谁呢？他们是北方众多草原民族中的一支。

在1600多年前，当发源于大兴安岭嘎仙洞的拓跋鲜卑走出森林，横跨草原、南下阴山、就近黄土建立了代、魏等政权，并将目光瞄向更加温暖和煦、丝竹歌舞的中原时，拓跋们早期创业的舞步就被敕勒人占据了，他们为拓跋政权看护着后院，因为北部之北还有柔然等游牧部落在逐渐强大起来。

最早敕勒人生活的“敕勒川”，就在现在的包头市，黄河支流昆都仑河的上游五金河穿过白灵淖圈围古城，俯瞰这里，它坐落在阴山山脉北麓的白灵淖盆地南缘，曾经是一处水草丰美的山谷。北魏初年，这个盆地有另一个名字，叫纽埭川。

“秋七月壬申，讲武于牛川。行，还纽埭川。”

《魏书·卷二太祖纪》中记述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在这里活动很长时间。纽埭川是敕勒人生活的地方，长满针茅草，时隐时现掩着羊群，只有微风吹过的时候，草尖起伏，羊们的身影若隐若现，故而有“风吹草地见牛羊”的景象。

而现在大家所说的敕勒川大约相当于黄河河套平原的前套平原。

鲜为人知的是，《敕勒歌》的首唱是敕勒族的将军斛律金。

斛律金是东魏权臣高欢的手下，二人有着不同寻常的友谊，是寒



冬里同裹一条羊皮袄顶风冒雪并行的两个哥们。那次，高欢军战败，军心发生了动摇，于是高欢带病宴饮将士。为了提振信心，斛律金唱起了士兵们家乡的《敕勒歌》。

歌声感动了大家，故乡情凝聚了军心，将士们游散的魂回来了。

后来，随着《敕勒歌》影响力的逐步扩大，成为了代表整个呼和浩特平原也就是黄河前套的歌曲。

许多人听说过黄河最大的河湾是河套，殊不知河套分为西套、后套和前套，西套是今天的宁夏平原；后套是狼山、乌拉山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巴彦淖尔市部分；前套则是呼和浩特、包头所在的黄河冲击平原。

前套是喜马拉雅地质运动后，在阴山山脉隆起、大青山南侧的断陷带上形成，地质的抬升与沉降为黄河营造了一条发源于阴山山脉中卓资县境内的大黑河，自东北向西南，与刚刚准备南下的黄河主干道汇合，在这里黄河河水中还漂浮着昆都仑河的落叶。

大黑河虽然只有230多公里的长度，但它是黄河13条一级支流之一，也是上游末端最后一条大河。更为奇特的是，大黑河是黄河一级支流中

唯一一条逆向河流。当黄河干流由西向东奔腾而来，就在呼和浩特平原上与由东奔来的大黑河相遇了，并携手向南，劈开黄土高原而继续演绎着泥沙滚滚的颂歌。

大黑河冲积扇与大青山一包山沟洪水的冲积在呼和浩特和包头平原汇合，形成了从秦汉以来一直是米粮川和优良牧场的前套平原。

在这里，三娘子主持建造了青城呼和浩特。依照歌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发音翻译，呼和浩特当年也可以翻译成“可可浩特”，一个意为青色的河湾，一个意为青色的城市。

大黑河古代有很多名字，其中有一个名字叫金河。

大文学家柳宗元的宗家柳中庸也是一位大诗人，关于金河最有名的诗就是柳中庸写的《征人怨》：

“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有研究者认为“金河”有可能也是黄河之意，因为游牧民族尚金，金是黄色的，倒着翻译过去可能是黄色的如金子颜色的河。

大黑河的“黑”就是青，黑山即青山，大青山也，也可理解为阴山山脉。青冢是湖北秭归美女王昭君的

墓地，由于胡汉和亲开启了民族融合的序幕。

“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这是董必武在1963年秋末写下的《谒昭君墓》中的诗句，此前唐宋诗人无数次写诗给王昭君，多为她深入大漠之地担忧、同情或鸣不平，虽说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共同生活才2年左右时间于便去世，但是那正是草原连年经受自然灾害的阶段，是西汉从现今的鸡鹿塞旁的哈隆格乃沟源源不断向南匈奴支援粮米的时期。

呼和浩特平原是黄河上游与中游的分界点，在王昭君之前之后的漫长历史中，在黄河的见证下，这里一直是民族融合的舞台，东西南北的人汇聚一起，编织文明的挂毯。

敕勒人也一样，最后融入了多民族大家庭里。

我们知道，浩瀚的大漠南北是历史上游牧民族活动的主要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匈奴、东胡、乌桓、鲜卑、柔然、敕勒、突厥、回鹘、契丹、库莫奚、女真、蒙古等在历史的长河中，你方唱罢我登场，演绎着草原牧歌式的连载传奇。

敕勒，也被称为丁零、狄历、铁勒、高车。由于敕勒人时期阴山以北还有大量的高大树木，历史还没有走到13世纪、14世纪的寒冷波峰，敕勒人用这些木材建造大车，故而也叫他们“高车”。随着气候变冷和敕勒人渐渐南移，他们逐步放弃了纯粹游牧的传统，进入半农半牧的生产生活之中，最后和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水乳交融了。

但他们留下的《敕勒歌》却越唱越远，成为北方地理文化的一个悠长、辽远的文化符号。



日抒怀

■吕成玉

当太阳拖着秋天最后的一条尾巴，迈着匀速的步履行至黄经225度时，冬的大门被徐徐开启。

“天水清相人，秋冬气始交。”岁阑甫入，冷空气频繁袭来，局地气温迅速跳槽，轻盈的雪花在太空飞舞，冬的气韵即在一夜之间弥漫田野、山峦、屋宇、树木，一个孕育了万物，备受人们喜爱的金秋季节，与人们匆匆挥手告别。

“立冬前夕，聒地起寒风。”立冬前夕，正是飒爽秋风势头强劲之时。小轩窗，正梳妆，俯瞰落叶满地黄。节气忙着赶路，忙着变换“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的旖旎风光。

霜重已杀萋萋草，日煦仍暖河套川。经霜的杨柳树叶黄得如金，匍匐在街衢田野；花苑草坪，繁华秒逝，稷稷霜气浸满碧云暮天，勾勒出寒烟漠漠的早冬初景。

一地澄黄，满楼温暖；几分失落，些许惆怅。从蓊郁丰稔的金秋，步入清冷凋敝的玄序，人的心情必定会起伏跌宕，难免喟然长叹：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冬者，终也，万物收藏也。万家晒物热销，动物隐匿待休眠。农家已将大部分农产品出售，没有出售者什袭珍藏，蕴其待价。

举目远眺，初冬的河套地区田野空旷，沃畴平整，大地饱饮了母亲河的乳汁，正在养精蓄锐；杨树柳树用多彩的舞姿、冷冷的歌声向秋天谢幕。

立冬是一个享受丰收、休养生息的节气。往日令人目不暇接的丰稔丽景，已归仓入禀；曾经披星带月的胼手胝足，也被悠闲自在的生活所取代。篱门日高卧，暖屋憩倦身。农人们可以睡个懒觉，在喂猪好畜禽后，三五相聚品茗饮酒，享受一年辛勤劳作后的美好时光。养猪的农户，此时正是攒猪的要紧时刻，按时按顿喂好猪，为日后的“猪事宴”做准备，是冬闲时的一项重要任务。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不少农人在城里购了房。此时，他们可以回到城里，尽享城市生活。

时日默默变化，气温悄然潜行。今宵寒较昨宵多，是立冬之后气温的主要特征。昨日艳阳高照，一夜寒流东进，气温骤降。于是，今日早上翻箱倒篋，厚服加身，便帽裹足，已成为人们对气候变化的常态。

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风。气象学规定，连续5天平均气温降到10摄氏度以下，方为冬季。可是，神州地域辽阔，南天地北迥异。常常是这里已进入冬天很长一段时日，那里才刚刚迈入冬天的门槛。南方有的地方一年只有三季，压根没有冬季一说。当北国白雪皑皑、冰天雪地时，南国不少城市仍绿意盎然，万木葱茏；当北方人在凛冽寒风中裹紧棉帽时，南方人却薄衣单衫，海边徜徉。千里不同的不仅是气候、风俗，更是适者生存的体质和超常意志。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经过孜孜矻矻的探索，创造发明了物候二十四节气，为万事万物提供了遵循的规则和秩序。这个古老的智慧，伴随中华民族几千年，最后凝聚成刚性历法，恒亘为自然万物的时间坐标。

立冬在古代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属“四时八节”之一。旧时这一天，“天子出郊，行‘迎冬’之礼，赐群臣冬衣，温帽，矜恤孤寡。”宋代以后，人们还要在立冬当日更换新衣，拜贺尊长并互相拜谒。

民间立冬节气有吃饺子的习俗，寓意着人们对冬天的美好期盼。由于饺子的外形酷似人的耳朵，故以为吃了饺子，冬天耳朵可免受冻害。此外，饺子还象征团圆美好、招财进宝、生活富足等。在北方地区，饺子也是立冬进补的食物。

太阳历和物候历精妙结合的二十四节气，在漫长的延续中，派生出俯拾皆是的农谚民谣。这是对天文地理自然规律的通俗注解，是繁缜哲学在民间的简易变身。河套民谣：立冬封死海。旧时气候寒冷，人烟稀少，立冬过后，草木皆冰，河海封冻是常事。当今人口增加，工业化进程加速，导致气候变暖，河套地区的冰封时间已推至十一月下旬。

立冬有三候。一候水始冰。当水的温度下降到零摄氏度，就开始从液体变为固体。此时，湖泊水面初凝，出现了一串串不规则的晶莹冰凌。随着气温持续下降，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所谓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二候地始冻。气温降到零摄氏度一段时间后，土层的表面积聚寒气，开始冻结，但还未冷到天寒地冻的程度。所谓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

再五日，立冬三候雉入大水为蜃。雉，是一种大鸟，曰野鸡。蜃，大蛤也。天气到了这个时候，野鸡一类的大鸟已经伏藏，不多见了，海边却可以看到颜色形状与野鸡相似的大蛤。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面对空气中浸满冷峻，寒气袭人的日子，众生应尽享安逸与祥和。在这看似无为的时光中，自静其心，敛藏其身，笃志向学，干事创业，强健体魄，恒守正念。

让我们踏着初冬的白雪，愉快地走向明天；迎着凛冽的寒风，乐观地笑对人生。因为“冬有冬的来意，寒冷像花，花有花香……”

时光流影

■乔峻岭

霜来的轻巧，悄无声息。霜降霜降，天气确实更冷了，节令的抵达是时间发出的号令，秋乐章已到了尾声。

四季，我最爱秋。

秋，明丽、舒爽、甜美。没有春的躁动、夏的酷热、冬的冷冽。初秋的阳光生暖，中秋的明月很美。我最喜欢的却又是萧瑟的晚秋。

晚秋，满是沉甸甸的质感。近距离地触摸，便可感觉到那秋的丰硕与瑰美，豪放与隽然，感觉到秋的厚重与纠结。

晚秋，贵在本色。苍穹高天行云，明净爽朗。可感觉到浩然、威严，感觉到坚定的永恒，感觉到善待人间万物的悲悯禅心，感觉到任尔东西南北风的乾坤定力。

晚秋，阳光甜甜地微笑着，我亦不觉莞尔。偶有温柔的风掠过，不浓、不烈、不慌、不忙。人生就像十月深秋，需要一份从容、一点淡然，留不住的是光影如梦，沉淀下的是山长水阔。

人到花甲之年，犹如晚秋。脸上斑驳的皱纹，刻着历经世事的沧桑。可是那些沧桑如同晚秋的风霜，锤炼的是人生的硕果累累。两鬓间的白发，令人心生落叶知秋感慨。有什么什么关系呢？落叶飞过，留下的一抹金黄。

我想说的是，秋将尽辜负。趁着秋还在，趁着花未老，去做一件美好的小事吧。踏着秋的节奏，去赏秋吧。把自己放逐在秋风里，随着风的方向，任



秋深渐入冬

塞外文苑

■安宁

洒落高原的光

太阳似乎将所有的光，都慷慨地洒在了广袤的内蒙古高原上。

仅仅这片溢满房间的光，就足以让我和朋友觉得，这一场千里迢迢的相聚，是此刻生命存活于世的全部的意义。即便此后我们回归琐碎日常，很难相见，它依然会照亮我们漫长的岁月。

越过重重的树木和楼房，会看到远山如黛，横亘天际，那是绵延起伏的阴山。此刻，山顶积雪皑皑，犹如圣洁的哈达，飘逸千里。群山在凛冽中，现出脉脉深情。

就在大风呼啸的高原上，我和朋友坐在窗边，饮完了绿茶，又喝奶茶；吃完了奶酪，又嚼牛肉干，还有黄油酥饼。窗外天寒地冻，房间里却暖意融融。我们沐浴了几个小时充足的阳光，说了许多细碎的话，又似乎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安静地坐着，享受这稍纵即逝的美好。

也只有这样千里冰封的冬日，从遥远的南方飞抵北方的人，落地后横穿整个城市，从阴山脚下行至昭君墓前，再一脚踏进热气腾腾的房间，脱下笨重

的棉衣，坐在窗下喝完一杯阳光煮沸的奶茶后，才能真正地理解生活在内蒙古高原上的人们，他们深入骨髓的热烈，是怎样来的。

我究竟是如何被命运的大风，偶然间吹抵这片广阔大地的呢？就像秋天在戈壁荒原上追着大风奔跑的沙蓬草，它们一生的命运，神秘莫测，动荡不安。挂在灌木丛中，就在灌木丛中繁衍生息；跌落砂石瓦砾，就在砂石瓦砾间争抢阳光雨露；逢着肥沃良田，就在肥沃良田间蓬勃向上。命运裹挟着它们，随意潦草地安置它们，却从未改变它们漫山遍野落地生根，又在秋天的大风中，义无反顾奔赴新的家园的浪漫基因。

一切都是偶然，一切都是必然。所有不可预测的神秘“此刻”，都是承载我们命运的河流浩浩途经的“必然”。这无数的“点”，组成辽阔的生命的“面”。我们行走一生，也无法知晓将在哪里驻足，靠岸，或者抵达。唯一明了的，是所有生命的航程，都从出生开始，在死亡处终结。就像长江从青藏高原

出发，最后注入东海；黄河从巴颜喀拉山出发，最终抵达渤海。它们漫长的一生，行经无数的“点”，冲击出大大小小的湖泊，但从未改变过起点与终点。人的一生，也不过是江河一般，蜿蜒曲折，却又向着死亡浩浩荡荡，勇往直前。

或许，当朋友在酷寒的北国大道上走过，看到厚厚冰层下汩汩涌动的泉水，辽远的天空上空无一物，风席卷了一切，却并未改变大地上的事物。山河依旧，日月永恒。衰朽的生命行将消亡，新鲜的生命蓬勃向上。这个时刻，朋友将会理解我为何选择顺从于命运，一路北上，最终在茫茫草原上，化为一株大地上日夜流浪的沙蓬草。

就在这座边疆城市，我寻到了灵魂的自由。我可以长久地坐在窗边，沐浴着日光，沉入孤独，又在这块小小的方寸之地，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一切喧哗都被阻挡在窗外，被大风撕扯成无数的碎片，而后化为尘埃。树木在长达半年的冬日里，裸露着枝干，将本质直指天空，那里是同样裸露的空。有时，

我会出门走走，避开拥挤的闹市，去阴山脚下听一听树叶从半空簌簌落下的声响，看一看每棵树在古老的时空中如何缓慢地生长。飞鸟与野兽隐匿在山的深处，发出遥远的呼唤。芒草在夕阳下摇曳，冷硬的石石散发出醉人的光泽。我在崎岖的路上走着，或许这样一直走，就可以抵达山后那片永恒的蓝。即便无法抵达，也没有什么，我将在这样的行走中，化为途中的白桦、油松、山丹，或者寂寂无闻的野草。生与死，都无人关注，也不需关注。我就这样站立在大地上，安静地度过漫长又短暂的一生。

当我离去，我什么也不带走。我所历经的爱与风景，皆化为饱满的种子。我将像沙蓬草一样在大地上流浪和歌唱，将那些种子，散落在每一寸可以让爱重生的土地上。比如河流、沃野、山川、戈壁、森林。而后，我会像一只临阵的野兽，在无人空旷的旷野里缓缓停下脚步，化为泥土，消泯于无尽的空。

那时，请不要为我哀伤。我饮下最后的一杯茶，对朋友说。

闲情小品

■张金剛

一道篱笆多味稠

花籽，满是期待地说：“等篱外花开、篱上挂瓜、喇叭乱吹时，会更好看！”

那季夏秋，篱笆从寂静到热闹，为平淡日子带来太多欢喜。先是，红的、紫的、黄的紫茉莉，每个傍晚伴着母亲灶前的饭香悄然绽放，唤着劳作的父亲和上学的我回家吃饭；粉的、橙的、红的大丽花，高高挺立在阳光下、风雨中，招摇着绚烂的生命；花期最长的牵牛，吹响红的、蓝的、白的、紫的小喇叭，一直从夏吹到秋，毫无倦意。后来，丝瓜、南瓜，不甘示弱地抽叶、延蔓、成藤，开出柔嫩的黄色花朵，与牵牛一道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地爬满篱笆。花落孕瓜、瓜熟蒂落，大大小小的丝瓜挂上篱笆，青绿、橙黄，细长、滚圆，煞是惹人喜爱。

乡邻们经过，常被花、瓜扮靓的篱笆吸引、驻足，偶尔会扯着嗓子，向被篱笆隐约挡住、在院内忙活的母亲喊道：“他大婶儿，瞧你能干的，这篱笆侍弄得真好。”母亲隔着篱笆，自得地发出邀请：“等丝瓜熟了，你摘几个炒了吃；等我熬了南瓜粥，来喝上一碗。”因为这篱笆，我家常有入闻着花香、粥香来串门儿，临走摘几个丝瓜、拎一个南瓜，高兴得不行。

深秋，篱笆前的花株、篱笆上的藤蔓，枯黄、风干，“西风黄叶响篱笆”，萧索肃杀，却也饶有几分情致。干瘪的老丝瓜、花籽包，隐在枯藤枯叶之间，不声不响，虽凄凉但又藏着希望；来年，种子入地，又是一派繁华……

我在城里安家后，便与篱笆告别

了。那日城郊游玩，见一老大爷正慢条斯理地打理着一排怒放月季。姹紫嫣红，香气馥郁，自然成花篱。陆续走了几家，有用鲜红的串儿红、嫩紫的鸡冠花做花篱的，也有用可爱的茼蒿、俊俏的蜀葵做花篱的；有用满架的豆角、黄瓜做篱墙的，更有用高大的花椒、杨柳做篱墙的，与那些铁艺篱笆、砖石院墙一比，明显洋溢着诗情画意，妙不可言。

一道篱笆，是一道风景，也是一块招牌，更是一种生活。因篱笆阻隔而成的小空间、小环境，无时不透露着院落主人的辛勤、意趣和性情，足以让我沉静其中，心中筑起一道篱墙，嗅到那浓郁的乡味，神游于那段被遗忘的美好时光……